

「我不放你走……你隔阂吧，你牵挂吧，我不怕！我爱你，我要你，你就永远也别想回去！」他说着一把她抓过来，狠狠地、狠狠地亲下去，简直要将她撞个粉碎。

青瞳

完美典藏版

大出天下

第一卷

MEMEMAO | QING
WONG | TONG
媚媚猫 著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青瞳

第一卷

大出天下

完美
典藏版

媚媚猫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瞳:完美典藏版/媚媚猫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52-3981-9

I. ①青… II. ①媚…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9960号

书 名 青瞳:完美典藏版

著 者 媚媚猫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琴

选题策划 杨 琴

特约编辑 易 超

封面设计 苏 涛

版式设计 刘丽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70.5

字 数 102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981-9

定 价 118.00元(全四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第一章 无物似情浓

- 001 /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蒙蒙。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第二章 四面边声连角起

- 037 /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第三章 烟尘一长望

- 075 / 莽莽万重山，浩浩接长天。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故国归无路，却上胡尘远。烟尘一长望，风霜正摧颜。

第四章 谁将一女轻天下

109 /

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握黄金。谁将一女轻天下？
欲换刘郎鼎峙心。

第五章 莫言三冬无春色

143 /

世间何处寻奇葩？一剪寒梅凌天涯。仙客
对此欲归俗，农夫叹绝忘桑麻。
流芳千载任风雪，独呈丹心报中华。莫言
三冬无春色，冰山高处万里霞。

第六章 谋国尽书生

221 /

大业由人定，今古几麾旌？向来谋国，万事尽出书生。
安识鲲鹏变化，九万里风在下，如许上南溟。推盞旁边
笑，江山片刻倾。
看世事，几分能随人愿？不过上下沉浮，何必伤情！也
是天家龙种，国祚消歇时，怎得独自身轻。细想从前
事，双眼为谁明。

第一章 无物似情浓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
更东陌、飞絮蒙蒙。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
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一、红梅

每个人都舒了一口气，终于下雪了！

老天已经足足憋了一天一夜，又稀薄又闷湿的空气活像湿透了的大棉被，厚厚实实地捂在头顶，闷得人心口生疼。一直到傍晚，这场冬雪才终于拖拖拉拉地下起来。

大概是憋久了，这场雪后劲十足。先是米粒大小的雪沫子从天下一点点往下掉，雪里夹着些更细小的冰凌子，刺在脸上微微有点儿疼，只这样星星点点地下了一会儿，那雪就开始发威。只见雪片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密，最后就像被人发了疯一般从天上一团团、一球球地扔下来一样，劈头盖脸，昏天黑地，呼呼啦啦直下到第二天中午才勉强停住。

真是好大一场雪！放晴以后，皇城京都再没一处空地，不管是官府豪门，还是贫家陋巷，都被老天强行统一了颜色，屋顶、地面、枝头……到处都塞满了这软绵绵、厚墩墩的白。改天换地，景色一新！

古老的皇宫也一样成了雪的世界，似得了雪气滋润，甘织宫外一棵老梅铺天盖地地怒放起来，殷红的花朵累累垂垂开了满树，在一片素白的天地中耀眼夺目！梅花多半只是稀疏的几枝，开得这么密集真是难得一见！放眼望去，连冷肃的宫城都因这一片红花显得生机勃勃起来。

甘织宫位于皇宫东南角一个极偏僻的角落，宫殿已经很破败，和富丽堂皇的皇宫有些格格不入。窗棂上的红漆已经剥落得只剩木色，屋顶上的土黄色琉璃瓦大半也缺失碎裂。屋主把裸露出来的房顶用草仔仔细细地铺过，下了小雨也还不至于漏水。此刻这些茅草在白雪下面露出各色形状。

跟它并排的是样式差不多的一溜四座偏殿，这四座偏殿分别取名“甘织”“乐樵”“勤农”“欢渔”，曾是大苑国开国帝后最喜欢的地方。从为这四宫取的名字可见，那对神话般起于草莽的夫妻其实心里只想做个平常人罢了。可惜继位的皇帝并不甘织乐樵，大苑国已经传了两百多年，历十七位男帝和两位女皇；皇宫也先后经过几次修葺扩建，把这四座宫殿由原来的中心位置逐渐推到御花园后面的偏僻角落。现在的甘织等四宫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冷宫，只有十分不得宠又再没办法翻身的嫔妃居住，这里比起真正的冷宫冷泉宫也只差一把锁了。

甘织宫现在的主人充容王氏正含笑倚在门边，看自己八岁的女儿青瞳和小宫女花笺在雪堆里滚着玩。青瞳脸颊喷红，玩得全身都腾起热气，就是安静下来都有丝丝白气从她周身冒出来。花笺稍好些，头发却也滚得乱了。她们像两个小疯子一样，小女孩清脆的笑声老远就能听到。

王充容眉目轮廓还算秀丽，可惜面色枯黄，头发也黄黄灰灰的没有光泽。然而她望着女儿的眼睛里尽是温柔的光辉。青瞳衣服有些单薄，她盘算着再让她玩一会儿就回来暖暖。

只听一阵急急的沙沙声，两个小太监踩着厚厚的雪从御花园的林子里绕出来，径直跑到那株老梅前。一个爬上树去，另一个在下面伸手指着树梢道：“那枝……还有那边那枝……哎哟！我说的是旁边那枝斜的，你折这么大个树干烧火用吗？你倒是利索些，淑妃娘娘和万岁爷等着呢！”他边说边把红梅一枝枝折下来抱着。

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来过，小青瞳开始还好奇地看着，见到这两个人只是瞄了她们一眼就开始爬树折枝，不由急了，大叫着跑过来：“喂！你们干吗掰我的树！住手！”拉着地上站的那个使劲往后扯。

站在地上的小太监不耐烦地回过头，原想随手推开她，可是一见她的脸不禁呆了一呆。小小的女娃儿竟是美得惊人！她乌溜溜的黑发随风飞扬，白里透红的面庞上嵌着一对星星般璀璨的眼睛。这双眼睛简直可以用炫目来形容，亮得咄咄逼人！

愣神间青瞳已经跑过来从他手里夺下花枝，嘴里还叫：“干吗折我的树，还我！还给我！”小太监这才回过神来，呵斥道：“哪来的野丫头？去去去！这里有正事呢！”

花笺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她只有六岁，比青瞳慢了好多，她也叫起来：“这是十七公主！你不要碰她！你们是哪个宫的？为什么折我们的树？”

小太监又是一愣，上下打量青瞳身上敝旧的衣衫。料子虽坏，可还真是公主常服十二瓣裙的式样。只是青瞳嫌裙摆累赘，自己翻上来掖进腰带里。

青瞳的衣服是王充容用自己的旧衣服改的。当初她和女儿刚搬来甘织宫时，这些节赏衣食的份例还是有的，只是掌事的宫女、太监见她几年不得一宠，皇上早已经不记得有这个嫔妃和女儿，各项物件慢慢私自扣下些，加上王充容从未计较过，他们就越发怠慢起来。已经两年没送过新冬衣了，王充容自己尚可穿旧的，可青瞳小娃儿长得快，只好自己给她做几件穿。

趁小太监愣神的工夫，青瞳已经从他手里抢回花枝，溜烟跑出好远。小太监又想上来纠缠，青瞳身子灵活，跳前跳后地令他抓不到。

王充容见了叫起来：“青瞳，别闹！给了这位小哥吧。”小太监跑了半天抓不到她已经急了，脱口骂道：“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他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再不受宠的公主也是主子，怎么能是“兔”崽子呢！他想到可能的后果，脸色白了起来。还好青瞳不在意，反做了个大鬼脸。

孩子好哄，他又心虚地瞄向一旁站着的大人，王充容完全能想到他在害怕什么，微微冲他笑笑，用眼神安慰他不要紧。这下他才放下心来，一时有些不好意思，停下来站着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只听一个尖厉的公鸭嗓子叫道：“小顺子，叫你折个花你住下了？想磨蹭到什么时候？淑妃娘娘又催了。”一个着杏色宫服的中年太监又带着两人走来。王充容认得他是皇帝身边的内侍姚有德，她含笑上前打招呼：“姚公公，几年没见，公公看起来更精神了。”

姚有德打量一下她，半晌才认出来，忙赶着上前笑道：“竟是充容娘娘，可是好些年头没见了。请娘娘安！”然后规规矩矩行了个礼。王充容微微蹲身还了个半礼道：“公公别多礼，你来必是有事的，耽误了不好。”她回身对青瞳说：“快把花给了姚公公。”

青瞳有些不愿意，刚搬来甘织宫时她只有两岁，那时候门前这棵老树是枯死的。小青瞳日日端了水来浇，这棵树竟又给她救活了。夏天她和花笺经常爬到树上玩耍，冬天娘也会收集花瓣给她泡在水里当茶喝。她十分珍爱这棵老梅，自己从来不舍得折的。可是娘正严肃地看着她，青瞳想了想把花枝递给小顺子道：“折都折了，不插瓶更可惜，你拿去吧。”

姚有德又转过来认真给青瞳请个安：“这是小公主吧，还是你几个月大的时候老奴见过一次，一晃都长这么大了！”青瞳从来没被人这样对待过，吃惊地退后几步。王充容扶起姚有德道：“公公别多礼，她小人儿福气薄呢！”姚有德又客气几句道：“万岁爷等着呢，老奴先告退，改日再请娘娘安。”他又和王充容客气了两句，方领着两个徒弟小顺子、小禄子回去了。

一进林子，小顺子就急急问起来：“师傅！刚才那个真是充容娘娘？”

姚有德瞪了徒弟一眼道：“当然，不是娘娘谁能住在宫里头！”

小顺子道：“可是她住那破地方，比下人的还不如！我进宫也四五年了，要不是今天淑妃娘娘突然来了兴致登上假山玩，远远地看见这树好花，我都不知道宫里还有这样的地方！充容好歹也是九嫔之一，正经主子，怎么到了这个地步？”

姚有德边走边说：“具体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那是九年，不，十年前了。那时候皇上最宠的是郭淑媛，日日留宿在集芳殿，那恩宠不下于现在的淑妃娘娘啊！”

“后来彩鸾宫的高贤妃心里不高兴，就想了个法子让万岁爷看见她宫里的王宿——就是现在的王充容了。王充容虽然已经二十多岁，可相貌极美，万岁一看就着了迷，不去理郭淑媛了……”

小顺子插嘴道：“相貌极美？我看也不怎么样嘛！”

姚有德瞪眼道：“哪里话？我记得当时整个宫里再没比她更美的人了。要不贤妃娘娘能把她藏着从来不让皇上见到？要是没有郭淑媛，她一定把王充容藏到二十五岁外放年龄。旁的不说，你只看今天那小公主美不美？”

小顺子不由点头道：“真是美！当年的充容娘娘如果像她，那定是一等一的美人！”

姚有德摇头道：“小公主眼睛还罢了，其他的地方还没有充容娘娘一半漂亮！当年她那一颦一笑……唉，万岁爷对她那是千依百顺啊！”

小顺子不由撇撇嘴：“我不信，那她现在怎么这样了？”

姚有德摇头：“这个我也不知道了，大概是不会讨好吧。这宫里啊缺什么也不缺美人。皇上宠了她几个月慢慢就淡了，王充容也是直到生下十七公主之后才被册封的。本来应该给她寝宫的，可高贤妃一直不答应她搬走，后来见皇上几个月就不宠她了，觉得没用就赶她去了甘织宫。王充容一点儿怨言没有，只带着个老嬷嬷就去了，这一住就是这么些年。

“后来郭淑媛毒死了高贤妃，她自己也被赐死。以后的周贵人、丽贵人、冒才人、荣彩嫔……这皇宫里得过宠的娘娘车轮一样转，死了的、疯了的、赐了住冷宫的……也不知有多少！”他叹息着摇摇头，忽又道，“咦？算来算去，倒是只剩这甘织宫的王充容一直好好活着。”

二、客来

师徒边走边说，远远见着皇上的明黄色车驾就住了口，一溜小跑过去向杨淑妃呈上花枝。杨淑妃早板下脸来道：“折几朵花就去了小半天，你这差当得倒清闲！”

姚有德赶紧赔小心，把“该死、恕罪”等话说了几遍。一旁的景帝已经接过，笑道：“好鲜亮的颜色，爱妃簪上一朵给朕看看。”杨淑妃小字冰纨，是当朝宰相的千金，今年才十九岁。她自小就娇纵惯了的，身子一拧，让开皇帝的手道：“粗粗的枝子怎么能往头上簪，插瓶子我还嫌大。蠢奴才！我要的是刚才看见树顶那枝有权的斜枝。”

皇帝正宠她，见了她嗔怒的样子只觉娇媚，连声道：“好好好，奴才蠢，朕和爱妃过去亲自摘！”杨淑妃被他说得来了兴致，拉着景帝登上步辇奔着红花方向过去。姚有德在前头开路，一行人穿过树林，绕过假山，行了半天才到甘织宫门前。

青瞳远远地看见这么一大队人过来，已经停下玩耍，只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王充容赶出来带着她和花笺并嬷嬷跪下等候。皇帝和杨淑妃下了辇，并没有理会这几个人。杨淑妃走到哪一个宫前，人人都会跪着等他们过去，早已经习以为常。她正准备径直从这几个人身边走过去，左侧一空，身边的皇帝却停了下来。杨淑妃只得退回一步等着。

原来景帝刚下辇就见到一个极美的小女孩，一对眼睛澄明清澈，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她见到景帝看她，又有些害羞，眼光忽闪着躲了一下，却又忍不住转动着水灵灵的眼睛向景帝偷望，样子十分机灵可爱。

景帝心里有些喜爱，便停下随口问道：“你是哪个宫的？认得朕吗？”青瞳已经高兴起来：“你是父皇吧！我娘说长着长胡子、穿明黄色衣服的就是我父皇。你就是我父皇吧？”

景帝有些尴尬，听口气竟是自己女儿，可他却不认识。他咳嗽两声道：“朕是……你娘是哪个宫的？”王充容等在一旁已经好久，见皇上问起才施大礼参见，道：“臣妾充容王氏见过万岁。”

景帝又是一惊，王充容衣衫敝旧，低头跪在那里，他一直当她是宫女。景帝支吾一下才道：“都起来吧，不必多礼。”

青瞳终于见到父亲，有些兴奋，对着他看了又看，满眼都是喜气，忍不住夸奖道：“父皇，你很英俊呢！”

景帝看看破败的宫殿，又看看衣着寒酸、一点儿首饰也没有的娘儿俩，心中有些愧疚。他走到青瞳面前，端详半晌道：“和你母亲年轻时一样漂亮，你叫什么名字？”

青瞳大声道：“苑青瞳！妈妈说我的眼睛生下来就又亮又黑，又说青就是黑，所以叫我青瞳！”一旁杨淑妃冷哼一声：“无礼！问你的官名是什么？”青瞳顿了一下，垂下头，声音也小了很多：“宁澈！清澈的澈，也是因为我的眼睛。”

景帝看了杨淑妃一眼，她毫不犹豫地回瞪过去，毫不让步。景帝犹豫一下就开口道：“宁澈，你是七岁吧？”

关于名字是这样的，当时传统是中土各国的皇子都会取两个名字，官名是写在金牒玉册里的，会取一个生僻字，为的是皇帝登基后百姓好避圣讳。比如太子叫宁蒨，九皇子叫

宁濯，都是十个人里九个人不认识的字。新皇继位后其他皇子就不可以再用官名。而日常会有一个叫着顺口的常名，类似小名一样。因为大苑开国帝后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这里的传统是没有皇子时皇女也可以继位，所以大苑的公主也和皇子一样有官名。尽管后世只出现一位怎么也生不出儿子而由长女继位的皇帝，可公主也取官名进金牒玉册的规矩一直保留。

景帝的儿子有十几个，大可不必考虑公主继位的可能，所以青瞳的名字“澈”并不是生僻字，这个官名只是意思意思罢了。在宫里只有地位比自己高又极不亲近的人才会称呼公主们的官名。杨淑妃不愿意景帝叫青瞳常名，就是变相地不愿意承认她也是景帝的女儿。

听到父皇这样称呼自己，青瞳略感委屈，轻轻回答：“快九岁了。”景帝见她眼里波光潋潋，一对眼睛像会说话一样动人，一时有些打动心肠，于是道：“日子过得如何？想要什么跟朕说。”青瞳迅速抬起头，眼睛放着光道：“真的吗？父皇！我可不可以去上太学？我想要上学！”

太学是大苑皇子公主们读书开蒙的地方，也是因为公主也可继位的规矩，大苑的公主幼年也要读书，大了以后就各自回宫，只有皇子才继续由太傅教导。由于景帝子嗣众多，大家就不把公主读书的事放在心上，太学里一个女孩也没有。景帝犹豫着：“按说可以，只是现在太学没有女孩，只你一个女孩在那么多皇兄、皇弟中不方便。”

青瞳急道：“我还小呢，离及笄还有好几年，让我去吧，我真的很想读书！”

景帝略想想，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就点头道：“好吧，你去随便读些，孙太傅出名地严厉，若不习惯就可不必去了。”青瞳已经欢呼起来，小脸兴奋得亮晶晶的。王充容本来是皱着眉头的，可见女儿这样高兴，也不由得微微笑了起来。

景帝把目光转向她，努力认了半晌才问：“王……充容，你可是大见憔悴，是不是过得不好？”王充容回道：“没有，臣妾年纪大了，自然难保面容如初。”

景帝又道：“这里艰苦了些，缺什么回头和姚有德说一下。”

王充容恭敬回答：“臣妾很好，这里不缺什么。”

景帝有些伤感道：“充容，你可是怪朕……”

王充容微笑道：“绝无此意，皇上，臣妾真的不缺什么！”

青瞳插嘴道：“父皇，娘总说你是要做大事的，每天都很忙，所以才没有时间看我们。青瞳没有生气，只是……只是有点儿想你……”景帝感动起来，把手伸向女儿想抱抱她。

杨淑妃在一旁越听越生气，早知道这树好花能引出个过期嫔妃来和皇帝卿卿我我，再好看八百倍她也不要了。她眼见景帝都快要给那小妖精迷住，于是重重地跺了一下脚：“皇上！你不是说陪我来摘花的吗？我要那枝，那枝，还有那枝，快叫小顺子给我折！”

皇帝立刻舍了青瞳，吩咐小太监折起花来。小太监一会儿就把杨淑妃要的花枝折下来

呈上，杨淑妃看了一眼全扔在地上道：“这些不好，再去给我折那边的、后面的，还有顶上那三枝都要！”青瞳心疼得要命，可也明白不可乱动，死死忍着。她眼看又有好多树枝被折下来送到杨淑妃手里。杨淑妃看都没有看又扔在地上，双脚乱踢数下，道：“还是不好！”

青瞳眼珠转一转，突然说道：“娘娘原来这么喜欢梅花呀！真好！我也好喜欢呢。娘娘你不知道，这树每年冬天第一次开时才叫漂亮呢，和娘娘这样美丽的人最般配了！可惜你来晚了几天，现在已经开得不好看了，怎么办呢……”

她小小的眉头皱起来，小脸上全是认真的表情，那样的美真是花也比不上。大家不由得跟着她思索，她突然拍手笑道：“啊，有了！不如娘娘搬来我们甘织宫住，梅花开了一眼就能看见，怎么样呢？我的房间让给娘娘住，有一面窗子纸破了，一抬头就能看见梅花！”

杨淑妃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这小孩明不明白“搬来甘织宫”这句话等于把她打进冷宫，真是晦气！对后宫嫔妃来说这就是严重诅咒，见青瞳还雀跃着等她的答案，看来一点儿恶意没有的样子，杨淑妃不好对她发作，只好使劲一摆袍袖：“回宫！”皇帝也不理，自己怒冲冲地走了。

景帝忙叫着“爱妃”跟上去，和几个太监一瞬就走得没影，留了一地脚印和纷乱的花瓣在甘织宫门前。

王充容等人走远了，沉下脸道：“青瞳，随我进屋来。”

青瞳跟了进去道：“娘！那个什么淑妃娘娘真是讨厌，长得多少带点儿样子就得意到天上去了，哼！”

王充容严肃地看着她：“不要你那小聪明了？青瞳，你知不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什么意思？”

青瞳不高兴：“她怎么不退？我不愿意欺负别人，可也不愿意给别人欺负了！”

王充容端起碗来喝了一口水，问：“青瞳，你可知我当初是怎么失宠的？”

青瞳露出迷茫的神色，王充容失宠时她还没出生，哪里会知道为什么。

王充容微笑道：“因为我吃了晦容丹，那是一种可以让容貌逐渐晦暗丑陋的药物。”

青瞳大惊：“娘，为什么？”

王充容似是自言自语：“那一年我已经二十四岁，只差一年，离自由只差一年！”

她叹口气：“到底还是逃不过命，当时皇上对我也宠得紧，只是我总不甘心，后来发现有了你，又变成不放心。宫里那么多娘娘，一旦皇上对哪个好了，其他人总十分怀恨。一日，郭淑媛给我的点心里下了晦容丹，高贤妃那里也有这个，我认得出它的味道，于是就吃了。”

从彩鸾宫带出来的老嬷嬷丁氏在一旁擦起眼泪：“小公主，可惜了充容娘娘的花容月

貌，当初我怎么劝她也不听。”

青瞳问：“娘，她这样害你，你怎么就认了？！和父皇说说让他评理啊！”

“让他评理？”王充容失笑，看着女儿茫然的样子，收起笑容正色道，“当时我正得宠，这状告了你父皇多半会严惩郭淑媛。可下次呢？一年后呢？五年后呢？我外没有显赫的娘家可以依靠，内有很多位高的嫔妃怨恨，若一日失宠，拿什么保全自己和孩儿？青瞳，皇上看重的是貌，可我已经二十四岁，以色侍他人，能有几时好！即便留下容貌又能美多久？容美人失宠自尽时才十七岁，即便是郭淑媛失宠时也还很美啊！”

她认真回望青瞳，母女俩都有璀璨夺目的眼睛：“与其我这样日日焦虑，不如破釜沉舟，让别人争去！青瞳，母亲的能力有限，许多事情没办法控制，可我还想尽力在这皇宫里给你撑一片干净的天！”

日后青瞳无论到了哪里，她都永远记得甘织宫上头那片干净的天！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三、太子

第二日，青瞳上太学，甘织宫的四个人天麻麻亮就起身了。甘织宫离太学甚远，几乎要穿过大半个皇宫。王充容给青瞳备好昨天姚有德送来的笔纸文具，整好自己连夜赶出来的新衣，千叮万嘱地送她动身了。因青瞳认识去太学的路，王充容又不方便四下走动，所以没有送她。

青瞳当然没有什么代步的辇轿，但这丝毫不减她的兴奋，她嫌走路慢，这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不顾形象，穿着新衣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里跑。她到了太学门前还早得很，老师没有来，只有几个十几岁的小太监在屋里生火，见了青瞳都停下来看她。青瞳跟他们愉快地打了个招呼：“我是十七公主苑青瞳，昨天父皇允许我来上学的，你们好！”

几个小太监受宠若惊，手忙脚乱地都站起来。这太学的皇子他们见得不少，从没有这么客气的！青瞳已经放下文具，兴奋地问道：“升火呢，要不要我来帮忙？”她在甘织宫和花笺一直就是有活一起干，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小太监哪里敢让她动手，一个上前道：“不用不用！已经升起来了，公主您来暖暖！”

青瞳坐不住道：“跑得急了些，现在热得慌，要不我去雪地里透透气吧。你们要是没事了一起玩会儿好不好？”

一个十几岁的小太监道：“不用不用，公主自己玩吧。一会儿熏过香还得先把水烧

好，小主子们来了要喝茶的。”他心里很喜欢这个小公主，大着胆子道：“您第一天来上课，奴才给您安排个桌子可好？太傅卯正三刻才过来，公主尽管玩，到时候奴才叫您。”

青瞳笑咪咪地道：“谢谢你啦！”小太监红了脸，低头退下了。

青瞳出了门，不愿意远离，只在外面围着太学转着圈，一会儿看看围墙，一会儿看看周围的树木。她早就想着能来读书，这时心中兴奋得不得了，转了小半个时辰才把脸靠在窗子上满足地叹了一口气。

青瞳忽听脑后风响，下意识地一侧身，一个大雪团离脸三寸砸了过去，啪地打在窗子上，雪沫飞溅，好些雪都溅到青瞳脸上了。

她只觉得脸颊一凉，回身见一个高她半头的男孩正怒瞪着她，叫道：“你敢躲本太子的雪球！”他身后跟着四个衣着华丽的男孩子，一个立刻又递给那男孩一个雪球，男孩瞄着青瞳砸过来。

青瞳侧身让过道：“干什么？”

男孩见仍没打中，发起怒来：“站着不许动！”又是一个雪球对着青瞳的脸扔过来。

青瞳跳着躲开道：“喂！你这样我生气了！”

男孩接过手下递上的雪球追着青瞳连连打，青瞳边跑边躲，终于被一个雪球砸在后脑勺。这一顿工夫，后背啪啪作响，连着中了五六下。又有一个大雪球重重砸在她后脑上，青瞳一个踉跄倒在地上，男孩指着她放声大笑起来。

青瞳伸手握了一个雪团，趁他得意猛地起身回掷，这一下又准又狠，“啪”地整个打在那男孩脸上！男孩的大笑顿时被呛回嘴里，直着脖子呸呸地往外吐雪。

这一下他怒极，扑上来伸手将青瞳推倒，叫着让几个跟班一起上。四个男孩子有三个都扑上来，压住青瞳不让她爬起来。只有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在一旁劝：“殿下，别这样，仔细伤了人。”

太子将他一搯：“离非，走开！”他居高临下地看着青瞳，伸腿把周围的雪赶在青瞳面前，堆了脸盘大的一堆道：“给本太子把这些雪吃了！”

青瞳重重一哼理都不理，太子更生气了。他弯腰抓着青瞳的头发把她的脸用力往雪里按，嘴里骂：“混账丫头！你给我吃！快吃！”

青瞳觉得气闷无比，险些喘不过气，怒火腾地就从心里蹿了出来。她骨子里很骄傲，明知得罪了杨淑妃会吃大亏，仍忍不住刺几句，何况这太子欺人太甚。于是她五指用劲，回手狠狠抓了太子手背一下，顿时就是五道血痕！

太子何曾受过一点儿小伤？一吃疼立刻惨叫着松了手。青瞳纵身扑上去，抓住他腰间的玉带将他重重拖倒在地，自己骑在他身上连撕带打。青瞳虽年幼，却是勇者无敌，几下就把太子打得连连号叫。

三个太子伴读都吓坏了，一起上前拉着青瞳衣服往外拽。青瞳揪住太子耳朵不肯撒手。三个男孩急了，在她背上乱踢乱打，青瞳也不反抗，只是有人打她一下她就用力揪一下，太子就配音似的惨叫一声，听起来着实有些滑稽。

这时候又来了几个皇子，后宫不和睦，景帝的儿子们也不和睦。众皇子见太子受困，有的漠不关心地进屋，有的笑着看热闹，还有人呐喊助威，可是就是没有人劝架。

“都住手！成何体统？！”一个少年独特清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几个看热闹的皇子立刻停止嬉笑，有的叫“九哥”，有的叫“九殿下”，声音都带了些惧怕。

这九皇子是景帝最大的儿子，母亲为德妃司徒慧。景帝的皇后出自当朝重臣宁氏家族，宁皇后十分善妒，从景帝前八个儿子皆夭折就能看出她的手段。然而她却栽在昭容司徒慧手中，不但叫司徒慧所怀龙子平安生下，还叫景帝撞见了宁皇后意图用魇镇杀皇帝。景帝借机废掉宁皇后，却不得不又立宁家另一个小姐为后。还好这小宁皇后性子十分懦弱仁厚，景帝才有了后面的十几个儿子。

因为九皇子实际是皇长子，他年龄比其他皇子大些，性子也冷清清的，难以接近。其母司徒慧生下他后晋为德妃，地位尊崇，宁后生子不久去世，景帝虽然碍于宁氏家族将她所生儿子早早立为太子，但却不怎么喜欢这个儿子，所以一众皇子都怕“九哥”不怕太子。

九皇子不理弟弟们的招呼，径直走到纠缠的两人面前，用脚尖踢踢青瞳：“放手！”

青瞳趴在地上，只见一双赭黄色的靴子在自己身上点了两下，并不觉得疼。太子还在她身下乱踢乱挠，于是她仍不肯放。九皇子冷冷道：“余景春，用开水浇她，看她肯不肯放！”

余景春是太子的一个伴读，他一直愁得没法，闻言高兴得跳起来，进屋拿了一把紫铜水壶出来，那是炉子上烧好预备泡茶的水。他端着壶对着青瞳就要倒。青瞳吓了一跳，赶快一翻身把太子翻到自己身上。太子极力挣扎，又翻回来。两个孩子在地上狠命撕扯，滚作一团。余景春举着壶瞄来瞄去也不敢倒开水，只怕误伤太子。

毕竟是男孩，力气大她许多，滚得一会儿青瞳实在没有力气了，太子终于挣开她的手，先向一边手脚并用爬出几步才踉跄站起。他头上金冠歪挂在脸上，模样十分狼狈；两只耳朵紫里透红，好像也大了一圈。

有一个伴读上来给他整理金冠，他喘了好几口气才推开这个伴读，一把抓过余景春手中的铜壶叫着另外两个伴读：“给我抓着她！”他拿着水壶对着青瞳比画，先前那个没参与打斗的太子伴读一直在旁边紧盯着，叫了声“殿下”，伸手拦住。

太子用壶格开他的手：“离非，让开！你就知道扫兴！”

离非收回手，太子居高临下问青瞳：“混账丫头，你服了我没有？”青瞳哼着转过头：“你有什么让我服的？”太子也有点儿手软，可是又觉得丢人，叫道：“叫声‘饶命’就放过你！”

青瞳瞪着他，半点儿求饶的意思也没有。太子又拖延了片刻，面子战胜了理智，咬牙将一壶冒着白气的水全浇在青瞳身上。

四、离非

太学里的小太监都惊呼起来，九皇子只冷笑看着太子把一壶水都倒完，转身径自进去了。

不知谁喊了声“太傅来了”，看热闹的皇子迅速散开，连太子也一起窜了进去，雪地上只留下青瞳一人跌坐在地上。

好在他们折腾了半天，倒在她身上的水已经只是热水而不是开水，青瞳才没有被烫伤，只是她身上衣衫湿得精透，头发乱得像草包，模样真是无比狼狈。她累得厉害，坐在地上只是喘气，半天也没力气爬起来。

“对不起……”青瞳头上突然传来声音，十分温柔。她抬头一看，是那个叫离非的太子伴读，正对她伸出手想拉她起来。他逆着光站着，高高的影子笼罩在青瞳身上，代替了太阳的位置。他温柔地微笑着，左手轻轻伸到青瞳面前，等她借力。

青瞳一下把他的手打到一边去，酸溜溜道：“少爷有什么对不起的，刚才你手碰到过铜壶，早知道烫不死我吧！你家主子打我的时候，你虽说没下死力劝，到底还拦了一下，虽说认定我肯定打不过他们几个，到底也没跟他们几个一起上不是？为了我，值得你拂你主子的意、扫你主子的兴？我倒要向这位少爷说声‘多谢’才是！”

“对不起……”离非沉默片刻，声音仍然温柔，“我确实可以更尽力些。”

他身子修长，面容俊美，一双眼睛像两汪春水，尽是柔和的光。

“我扶你起来吧。”离非又伸出手，他的手指的边缘在太阳下发着光，指甲一片片饱满晶莹。青瞳看着看着不知为什么脸红了，不好意思碰那只手。她突然后悔刚才的尖酸刻薄，低头闷闷地说：“不用了，我……自己起来。”

远处太子高声叫：“离非！怎么还不过来？”离非答应一声，又对青瞳说：“我先走了，你回去换件衣服吧！会着凉的。”

青瞳脸更红了，她自己也管不住自己的脸，只好把头埋得更低，胡乱点了点头。离非仍柔声说了句：“对不起……”

青瞳望着离非的背影呆了一会儿，脑子里都是这个玉树临风的俊美少年。她一身湿透地坐在雪地里，不觉得冷，倒有些温暖。

她又坐了片刻才挣扎着爬起来，只觉全身上下都酸疼，估计被打青十几二十处。她整整衣襟，又把头发散开用手凑合着重新梳了一遍，才拖着战后疲累的身子慢慢来到门前。

太傅已经开始讲学，里面尽是他严肃的声音。青瞳在门外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空当，连

忙高声道：“太傅，学生求进！”

太傅的声音停顿一下，半天才冷冷地道：“你是十七公主，昨儿内侍总管已经和我交代过了。念你今天是第一次上学我且容你，下次再迟到绝不可以，进来吧！”

青瞳应声推门而入，一屋子皇子都静悄悄地拿着书，只有些年纪小的用眼角余光偷偷看她。青瞳吁一口气，早就听说孙太傅极其严厉，今天见了果不其然，将满屋金枝玉叶管得鸦雀无声岂是容易的事！她正想着，谁知耳边突然响起一声断喝：“出去！”声如炸雷。

青瞳一惊，抬头见太傅瞪着她周身皱巴巴的衣服大喝道：“衣冠不正则文章不达，我教你何用！出去！”

“衣不正心正，文不达人达！先生未试过，就言教我无用，不是遇难则退吗？”青瞳并未依言出去，反而仰头正视太傅双眼，清清楚楚地说。

“咦？”太傅愣了一下，打量青瞳半晌，终于道，“进去吧！”青瞳舒了一口气，来到空着的桌子后面坐下。太傅不再瞧她，拿着书本讲起课来。一屋子都是小孩，他们的课只上半天，由于被青瞳耽搁了片刻，今天下学比平时略晚。下学时候大家都饿了，一会儿就走了个干净。

青瞳最后一个跳下椅子，离非来到她跟前问：“怎么不回去换件衣服？这样的冷天披着湿衣服定会受寒！”青瞳冲他笑笑，不知该怎么和他解释自己只有一件衣服。

离非知道这女孩倔强得很，以为她不愿听自己的话，把自己的手炉递向她：“暖着回去好些，明天你记着叫官人给你带一个吧。屋里虽生着火，写字时还有些手冷。”

青瞳也不知怎么一听他说话就害羞，话也说不出，只是低头道谢接过了，离非这才离去。青瞳将小手炉捧着小心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走到炉子跟前张望。她看小太监过来将三个炉子里烧红的炭全倒在一个垫着黄土的大筐箩里。小太监想往外端，青瞳连忙拦住问：

“你要把这些炭送哪儿去？”太监答：“扔掉啊！”

青瞳抿抿嘴，紧张地问：“别扔，给我行不行？”

“当然可以！”小太监奇怪地看看她，“公主要拿去玩吗？可仔细烫了！”

青瞳笑着答应，用力端起筐箩就走。她哪里是想玩，这些是上好的银丝炭，耐烧无烟，一炉炭足足可以烧两天。烧完后只剩小半炉雪白的飞灰，全不似一般黑炭肮脏。现在这炉炭只烧了半天就要扔掉，实在可惜。

这大冷天的，炭房的管事已经十几日没有给甘织宫送炭了。王充容只得把以前省下来的炭每天拿出几块来先放在青瞳房里熏热屋子，然后把烧剩下的红炭装在手炉里放进丁嬷嬷的被窝给她暖脚。丁嬷嬷年纪大耐不得寒。至于青瞳，就让她和花笺一个被窝睡互相取暖，而她自己只能冷着了。